

1937·少年夏之秋



乱世少年的奇遇与梦想

1937·少年夏之秋

殷健灵 著



YZLI0890120396

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
1937·少年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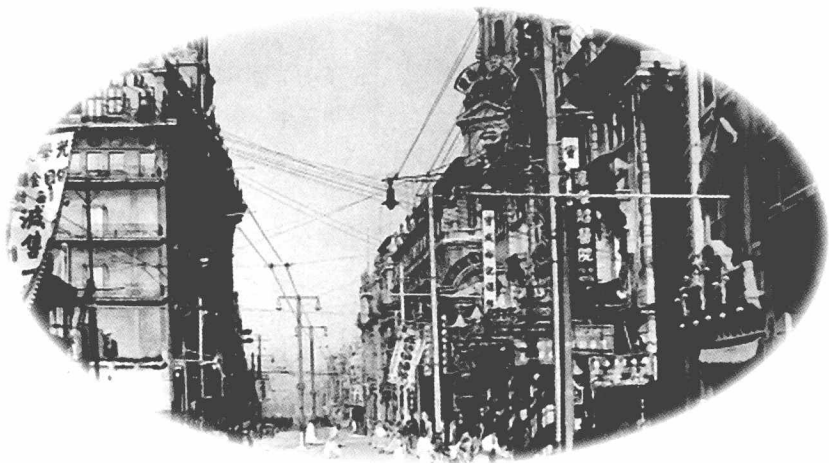


殷健灵 著



YZLI0890120396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937·少年夏之秋/殷健灵著.

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9.3

ISBN 978-7-221-08480-4

I.1… II.殷… III.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31140号

1937·少年夏之秋 殷健灵 著

出 品 人	曹维琼	网 站	www.poogoyo.com
策 划	远流经典文化	邮 箱	pgy100@sina.com
执行策划	颜小鹏	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苏 桦 颜小鹏 张丽娜	印 制	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(010-60292266)
设计制作	曾 念	版 次	2009年9月第一版
出 版	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	印 次	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
地 址	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	成品尺寸	230mm × 165mm 1/16
电 话	010-85805785 (编辑部) 0851-6828477 (发行部)	印 张	11
		书 号	ISBN 978-7-221-08480-4
		定 价	18.00元

幕 启

上 部

柒	陆	伍	肆	叁	贰	壹
早	转	秋	天	镜	求	变
操	校	寒	窗	子	证	故
29	25	21	17	13	9	3
拾肆	拾叁	拾贰	拾壹	拾	玖	捌
放	苏	亥	桅	教	听	熬
晴	尔	暗	子	堂	鬼	
瑞			香			
52	49	45	42	38	35	31
廿壹	廿	拾玖	拾捌	拾柒	拾陆	拾伍
解	门	失	探	新	失	起
脱	里	色	秘	闻	踪	惑
77	74	70	67	63	60	57

中 场

下 部

柒	陆	伍	肆	叁	贰	壹
邮	阿	夜	恺	阿	流	幻
差	桑	半	生	香	水	影
107	104	101	97	93	89	85
拾肆	拾叁	拾贰	拾壹	拾	玖	捌
探	贝	线	迷	去	失	济
访	当	索	惘	留	业	华
135	129	126	123	119	115	111
廿贰	廿壹	廿	拾玖	拾捌	拾柒	拾陆
又	假	秋	真	同	兄	深
一	设	老	相	乡	弟	入
春		虎				
159	158	155	151	147	144	142
						138

剧 终

后记



幕启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这回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十二岁男孩的故事——他叫夏之秋，生活在1937年的上海。对夏之秋来说，1937年是个特别的年份，因为这年夏天，他的命运一夜之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

你会在这个故事里，和七十多年前的夏之秋相遇。你看见他跌跌撞撞地从升平街百花巷跑出来，沿着寂寥的迈尔西爱路狂奔。你还可以听见，从远处依稀传来时断时续的警报声。

对夏之秋来说，以后的每一天都不同了，从1937年8月的这个酷热的夜晚开始。



上

部



变 故

壹

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每一个细节，不骗你。

时值 1937 年 8 月初，我感冒了，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。正是上海最热的月份，我赖在家里，连补习班也不去上了。

这天清晨，我早早地醒了，但没有马上起床。鼻子塞得难受，口也有些渴，我从被单里伸出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瓶子。里面装的是“荷兰水”，我最喜欢喝的一种汽水，是昨天晚上妈妈特意放在我床头的。“荷兰水”喝下去，我就清醒了，鼻子好像也通畅了。我就靠在床头观察睡在对面木床上的妹妹。

妹妹叫夏之冰，比我小八岁，再过一个月，就是她的四岁生日。平日里由佣人阿香在家里带她。我喜欢妹妹，她是个可爱的小姑娘。昨天晚上，我还和她赤着膊在床上玩开船的游戏，我掌舵盘，她当水手，阿香在旁边用扫把模拟船桨。闹了半天，等妈妈来催，我们才不情愿地翻身躺下。

现在，妹妹还熟睡着，红扑扑的半个脸蛋埋在被单里，鼻翼一



张一翕，嘴里不时含混地嘟哝几句，阿香给她扎的两只小辫已经散乱得不成样子，脑袋下枕着皱成一团的《儿童画报》，这使她的模样儿看上去很滑稽，我忍不住笑了。

光线从窗帘缝里透进来，还有巷子里的各种声音——用宁波话向人问好的，是水果摊小老板沈哥，他的摊子上常会有稀奇水果卖，我最喜欢吃的是“花旗蜜橘”，妈妈时常买来给我和妹妹解馋；蛋格路（由块石铺筑而成的路）上响过一串轮子滑过



的嘈杂声，是巷口老虎灶（烧开水的一种大灶，以形状而得名，代指专卖开水的店）的伙计在挨家挨户送开水；沉闷的门板起落的声响，是斜对面的烟纸店里发出的，我最馋他们店里的拷扁橄榄和百草梨膏糖。

我家住在迈尔西爱路的升平街百花巷58号，是最靠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。我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，熟悉这栋房子里的每一级木楼梯，也辨认得出天花板上的每一处水渍。我的爸爸在一家公司里当经理，除了这栋房子，他还有一辆土红色的私人三轮车。车轮上的“克罗米”（铬，由英文Chromium音译而来，镀在别种金属上可以防锈）和小轿车一样光滑明亮，车篷可以折叠，座位是弹簧沙发，坐起来很舒服。爸爸每天坐着三轮车上下班，节假日也会同妈妈带上我和妹妹外出。我喜欢朝后趴在椅背上赏风景，就像看电影一样。

我知道，下午爸爸和妈妈就要坐着三轮车出去。他们要去大世界附近的一间酒楼参加公司的茶会。昨晚，妹妹也吵着去，我自然也想去。我们都知道，说是公司茶会，实际是爸爸公司招待员工的联欢会，不但可以吃到各种瓜果茶点，还可以见到前来捧场的电影明星。这种好事谁愿意错过？但是爸爸不肯带我去，责怪我补课不肯去，玩耍倒不肯落下。我争辩了两句，只好放弃。后来，妹妹偷偷跟我咬耳朵，说她会给我带好吃的回来。还是妹妹好。

正这么想着，房门响动了。阿香走进来，叫妹妹起床，顺带给她穿衣服。我仍旧赖在床上，装出几声咳嗽，借此说明我的感冒还没有好透。直到太阳照到了我的床上，我才不得不起来。这时候，我听见楼下爸爸关门出去的声音。然后，伴着沙沙的杂音，“无线电”里响起了软糯的丝竹声。我猜，妈妈已经坐在藤椅里织毛线了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丝竹声忽然断了，一个圆润的女声拿腔拿调地报起了新闻。我隐约听到“昨日日军占据虹口”“开枪挑衅”“闸北抗战”之类的字眼。但那些事，实在离我遥远，根本听不进去，也听不懂。

后来回想，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议。醒来后的这段时间不过十来





分钟，却仿佛经历了很久很久。在我以后的生命里，没有一个早晨如此漫长。而这样的早晨，对我来说，再也没有了。

刚吃过中饭，爸爸就回来了，他是来接妈妈和妹妹去参加茶会的。车夫有顺等在门口，他穿了件粗布背心，不停地用毛巾擦汗，看见我，讨好地笑笑，问我去不去。我摇摇头，做出无所谓的样子，说：“不想去。”有顺的笑容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仿佛被凝固了。我在任何时候想起，都好像近在眼前。

那天真的很热。真的很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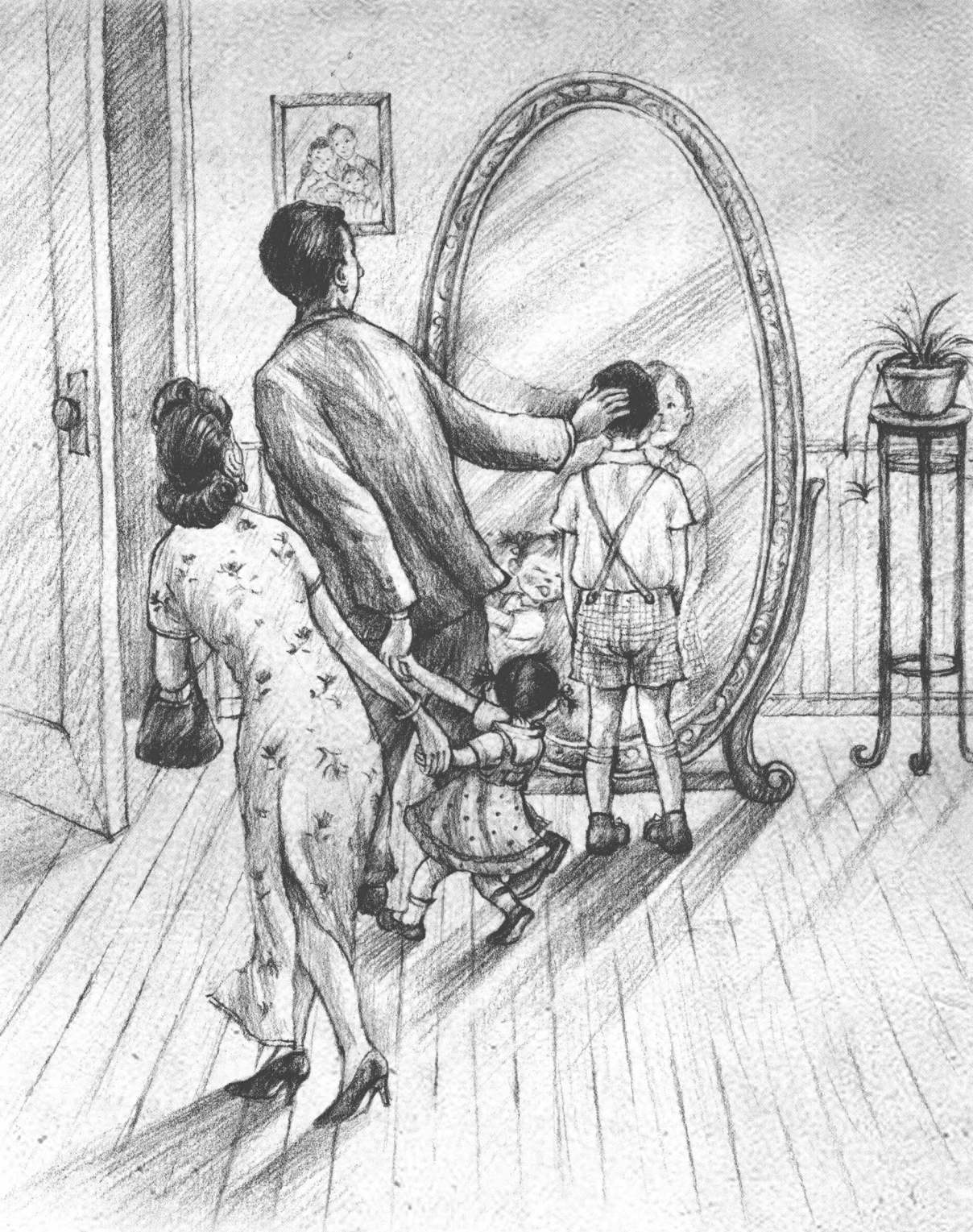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爸爸妈妈和妹妹留给我的印象会那么模糊，我和他们之间仿佛隔了一层热蒸气，迷蒙的，看不真切。我和他们的告别只是在一瞬间，都没有来得及看清他们的脸。就像往常每一次普通的告别一样，甚至比往常更加马虎。

我记得，当时我靠在进门那里的穿衣镜旁边，故意不看他们。但我还是从镜子里面，看见爸爸和妈妈，牵着妹妹的手，匆匆忙忙地从我身后走过去的背影。妈妈穿了紫色香云纱做的短袖旗袍，妹妹则穿了米黄色的夏布背带裙，粉嫩粉嫩。我感觉爸爸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很轻地摸了一下我的脑袋，然后，隐约听见妈妈说了一句“在家乖点”，妹妹一次次返身看我，朝我做鬼脸。然后，他们上了有顺的三轮车，很快走远了。

这个下午便显得特别难挨。我独自玩了一会儿模型飞机，然后走到巷子里望了会儿野眼，在门口的小贩那里买了一支棉花糖，便回到自家的小院子，蹲在地上打弹子。直到阿香叫我回去吃晚饭，我才长嘘一口气——这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总算打发掉了。

晚饭阿香煮的是糯米甜粥。阿香大概是为了安慰我，晚饭吃得特别早，这锅粥的内容也比往常丰富，里面有栗子、枣子、白果、莲子、芡实，放在井水里冰镇过，特别清凉好喝。除了粥，还特意给我剥了个我最喜欢的松花蛋。阿香笑咪咪地看着我吃完最后一口，正要把碗接过去。





妹妹一次次返身看我，朝我做鬼脸。



这时候——我们听到了一阵长而尖锐的嘘声，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从天而降，把地面砸开了一个洞，连房子也跟着轻微地震动。没多久，外面响起了时断时续的警报声。

家门口逐渐喧闹起来。

阿香打开院门，各种议论声撞进我的耳朵。我好不容易分辨出一个主要的意思：日本人的飞机丢炸弹了，就在大世界！

“大世界”这三个字好像长了翅膀，黄蜂一般直扎我的耳膜。阿香正紧拽着我的右手，我感觉她的手心猛地起了一阵冷汗，马上把我的手浸湿了。我一只脚在院子里，另一只脚跨在门外。就是这样一个姿势，也许只保持了两分钟。但我后来想起，从那一刻起，心里的那个我就一直以这样的姿势僵立在门口，整整站了七十多年。





求 证



我和阿香相对坐着，默默无言。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自己应该想什么，不应该想什么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头脑一热，腾地站起来，撒腿就往外跑。阿香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唤，我只当没听见。我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往东，往大世界方向跑。

我跑出了升平街，又沿着迈尔西爱路往南，不过百十步，便到了福煦路上。

月光清冷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火药味，抬头看，还没黑尽的天空腾着一团黑雾，越是往东，黑雾越浓，不时有飞沙钻进我的喉咙，引得我一阵剧烈咳嗽。

我口干舌燥，胸口像给一只手拽住，拼命往下拉，往下拉。浑身难受，但是无法停下来。跑着跑着，我发现自己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，人群渐渐从各个方向冒出来，进而汇成排山倒海的人潮。

他们都和我往一个方向跑。奔跑中的人，全都一言不发，神色凝重，只听到耳边一波一波喘气的声音。





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听到有人大声地互相安慰：“不会的！肯定不会的！”“去看一下放心！”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我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憋了一下午的怨气早已烟消云散，我只想马上见到爸爸妈妈还有妹妹。

大半个小时后，我随着人群挤进一大片黑雾中。爆炸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空气中依然有细小的飞沙走石。大世界前面一片嘈杂，救护车、警备车、消防车乱作一团。一股人潮在往外奔逃，另一股人潮却拼命往里面涌。逃的人脸上惊惧万分，有的人衣服上还沾到了血迹。往里涌的，则个个面色惨白。我无意中一抬头，看到大世界对面的建筑物上，一扇扇钢窗七扭八歪地挂在墙体上，有的钢窗上还垂下几个被炸飞的断手残臂。

我一阵恶心，本能地闭上眼睛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但身后的人群还是将我往里推。

维持秩序的巡捕们将涌入的人拼命往外赶，并且很快拦起一道警戒线。堵在我面前的一个黑瘦巡捕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：“挤什么！不要命了吗！”他这一喝，把我的眼泪催了下来。“我要找我爸我妈，还有妹妹……”我哭着说。

他挥手：“走走走，去跑马厅路找。死了的，都运过去了，要是找不到，就是万幸，不过……”他又拖了半句，“也有人死无全尸……”

我抹了把眼泪，掉头就往跑马厅路飞奔。

不知道跑了多久。我只感到浑身都虚脱了，头脑里的意识也消失了，一切仿佛在梦中。也许是跑得太猛，我一头扎进了一个人怀中，也可能是他故意拦住了我。

“往哪里去？小朋友。”他说。

我恍惚地看了他一眼，想努力挣脱他扳住我肩膀的手，但是失败了。

“你不能一个人去那里，找你家大人来！”他以命令的口吻说。





我想努力挣脱他扳住我肩膀的手，但是失败了。

“我家大人都不在家！”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要去做什么，眼泪再次奔涌而出。

“听着，”他的语气缓和了，“你太小了，跑马厅门口的景象，你不能看。”我抬起头仔细看他。他和爸爸差不多高，穿件阴丹士林布（一种有机染料染色的布）长衫，前胸已被汗水浸湿，戴黑边眼镜，身材微胖，目光很慈祥。

他俯下身子，与我平视。我止住了眼泪，仍旧试图挣脱他。





正僵持着，我听见有人在身后高声叫我：“小秋！小秋！”

一回头，竟是阿香。

“我一直跟着你，你跑得好快，少爷！”阿香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说，脸上满是豆大的汗珠子。

我低下头，不做声。

“你是他家大人吧？”陌生人对阿香说。

“我是他家佣人，我家老爷太太，还有小小姐下午都到大世界来了。”阿香说，不时用手去捋自己的胸口。

“你跟我来，”陌生人果断地对阿香说。然后，又朝向我，“你乖乖的，在这里等我们。听话，不要乱走，这里很危险！”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陌生人就领着阿香消失在熙攘的人群中。

我靠在墙根，觉得地面在晃动。眼前人流如潮，都是面色惶乱的人，很多人哭天抢地，瘫在地上无法行走。一具又一具裹了白布的尸体被抬出来，认领走。我从没见过这样可怕的场面。

我逐渐弄明白，爆炸中遇难的死尸，被陆续排放在跑马厅路的地上，整条马路已经排了六排尸体，等着家属前来认领，而那些无头的尸体，或者有头无躯的，就由普善山庄的车辆运到沪西“万人冢”去埋掉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感到乏了，倚着墙根蹲在了地上，依稀听到外滩海关的大钟敲了十一下。远远的，终于看见阿香和陌生人从人群里向我走来。阿香脸上泪流成河，泪痕被月光映得闪闪发亮，她脚步不稳，不断地打着趔趄。他们身后紧跟着两个抬担架的人，担架上蒙着沾血的白布。

我马上明白了一切，只觉得心脏突然地涨大，耳朵里像听见了一千棵树上的蝉声。

